



辛亥风云录

任光椿著

XINHAIFENGYUNLU 上册

任光椿著

辛亥风云录

上

湖南人民出版社

任光椿著

辛亥风云录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辛亥风云录

(上、下册)

任光椿著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3年7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2次印刷

字数：696,000 印张：31.125 印数：48,601—73,100

统一书号：10109·1574 定价：2.80元

目 录

楔 子	悲壮的沉思·····	(1)
-----	------------	-------

第一卷 转 折

第 一 章	风云初会·····	(6)
第 二 章	炼狱·····	(15)
第 三 章	火种在地下运行·····	(35)
第 四 章	他度过了第一次风险·····	(48)
第 五 章	苦闷与徬徨·····	(60)
第 六 章	汇合·····	(72)
第 七 章	生者与死者·····	(84)

第二卷 垂 亡

第 八 章	裂痕·····	(110)
第 九 章	紫禁城的丧钟·····	(124)
第 十 章	权力的角逐·····	(135)
第 十 一 章	静静的涇上村·····	(149)
第 十 二 章	幻灭·····	(166)

第三卷 羊城喋血

- 第十三章 战斗前的诀别……………(195)
第十四章 年轻的起义者……………(209)
第十五章 腐蚀……………(225)
第十六章 搏斗……………(242)
第十七章 南国的仲夏夜之梦……………(258)
第十八章 九龙锄奸……………(271)

第四卷 武昌首义

- 第十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289)
第二十章 刘公解囊……………(306)
第二十一章 吴静玉之死……………(319)
第二十二章 黎明前的殉难者……………(339)
第二十三章 奇迹般的胜利……………(355)
第二十四章 苦果……………(372)

第五卷 挣扎

- 第二十五章 绝望的挣扎……………(388)
第二十六章 北国兵变……………(406)
第二十七章 袁世凯出山……………(424)
第二十八章 红罗厂的枪声……………(439)

第六卷 阳夏保卫战

- 第二十九章 “黄兴到”……………(454)
第三十章 淅沥的秋雨……………(470)
第三十一章 在战火血光中……………(485)
第三十二章 功败垂成……………(499)
第三十三章 “都付与鄂江潮”……………(516)

第七卷 江浙风云

- 第三十四章 江湖英豪……………(529)
第三十五章 攻打制造局……………(543)
第三十六章 四明山中……………(560)
第三十七章 革命与苦闷……………(576)
第三十八章 攻克南京……………(593)

第八卷 民国诞生

- 第三十九章 孙中山归来……………(609)
第四十章 美丽的泡影……………(625)
第四十一章 谋杀……………(642)
第四十二章 社会党的兴衰……………(658)
第四十三章 退让……………(676)

第九卷 蜕变中的北京

- 第四十四章 皇朝的终结……………(696)

第四十五章	权柄又移到了北京·····	(716)
第四十六章	京华才俊·····	(733)
第四十七章	孙黄北京之行·····	(749)
第四十八章	圈套·····	(766)

第十卷 宋案与讨袁

第四十九章	湖湘行·····	(784)
第五十章	他倒在血泊中·····	(802)
第五十一章	再次流亡·····	(819)
第五十二章	重新开始·····	(835)
第五十三章	在美国·····	(853)

第十一卷 皇帝梦的破灭

第五十四章	窃国者的谋略·····	(868)
第五十五章	蔡锷出京·····	(885)
第五十六章	袁世凯之死·····	(901)

第十二卷 归宿

第五十七章	奔向祖国·····	(916)
第五十八章	两袖清风出夔门·····	(930)
第五十九章	壮志未酬身先死·····	(944)
第六十章	将星之陨·····	(958)
第六十一章	英灵返故乡·····	(973)
尾 声	期待着后来者·····	(988)

楔子 悲壮的沉思

公元一九〇〇年，当人类刚刚跨入二十世纪的门槛时，在中国的中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一带，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就是自立军的起义。它还来不及全面爆发，就被清朝的封建官僚政府，同外国领事馆相勾结，把它扑灭了。

那一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深夜，秋风四起，大夜弥天。湖广总督的副将和文武捕快，会同湖北省的提刑按察使和兵备道，以及武昌府、江夏县的各级有关官吏、执事人等，率领着数百名军警和二十名刽子手，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押解着唐才常、林圭等整整二十名中国自立国会和自立军的领袖，来到武昌滋阳湖畔，悄悄地把他们杀害了。

这些监斩官和执刑吏，害怕起义者们会来劫法场或进行报复，一个个都胆战心惊。他们悄悄地来到法场，匆匆地杀了人，验明了正身，又悄悄地溜走了。

午夜的滋阳湖畔，只留下了二十具血淋淋的尸体，倒卧在一大片血泊之中！

这时，突然从黑暗中走来了一个人影。

当那人影四面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无什么人跟踪监视和看守这法场时，便大胆地走到了那些尸体旁边，借着微弱的星光，仔细地寻找着、辨认着那些被砍掉的、血肉模糊的人头。他把

一个一个死者都辨认清楚之后，才直起身来，低头默默地站着，好象是在默哀、在宣誓；又好象是陷入了某种悲壮的沉思。

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就是这武昌城内两湖书院的一名学生，姓黄名軫，字堇午，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后来又改名黄兴，号克强。

这些被害的起义者，大都是他的同乡、同志和师友。正是出于真挚的友谊、年轻人的热忱和对英烈们的崇敬心情，才驱使他在这凄风阵阵的午夜，不避风险，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凭吊这些死难的亲人和壮烈的爱国者。

夜晚，深秋的夜晚。

西风呜咽着，象一群披发的怨妇，驰过大地，驰过天空，在落叶飘飞的疏林间、在阴暗凄清的街巷里，在窗纸飞扑的窗洞中，嚤嚤地啜泣着。

乌云堆满了天穹，在太空中幻化成无数奇禽怪兽和魔鬼的形状，默默地奔驰着、移动着，俨然象是一些神兵魔将，正在那里无声地厮杀和搏斗。

午夜过后，整个武昌城都已经入睡了。过了十一点，全城的电灯也都熄灭了。只有两湖书院西北角楼上的宿舍里，还露出来一线灯光。

这间小室内的书桌上正燃着一对素烛。书桌上摆着的几碟牛肉干、“大红袍”、兰花豆、五香豆腐之类的咽酒菜和几瓶白干，都吃得差不多了。桌面上杯盏狼藉，地脚下花生壳、烟蒂丢了一地。坐在书桌旁边的几个年轻人也都露出了酡然的醉意。

这小小的酒会是两湖书院的学生黄軫、周震鳞等为他们的同乡好友、自立军起义首领中的幸存者秦鼎彝即将亡命日本举

行的饯别宴。

二十七岁的秦鼎彝，不久前曾与唐才常、林圭等一道在长江流域策划起义。他带领数百名起义军在安徽大通盐局与清兵激战了七天七夜，失败后他又只身潜入南京，图谋焚毁清政府的马鞍山军械局，未能成功，才逃回家乡。这次，他是从湖南家乡，潜来武昌，与好友告别后，准备东渡日本，去过流亡者的生活。

坐在秦鼎彝对面的黄轸，今年二十六岁。他的身材不算太高，但是魁梧结实，气度轩昂，有着一股豪放而又笃实的气概。他瞩望着即将远别的战友，情绪是十分悲凉的。

痛苦、悲愤、惜别之情和酒精的力量，使这些年轻人的脸、脖子、耳朵和手都胀得绯红，一双双瞳仁内都时时闪烁着激动的亮光。

沉默了很久，秦鼎彝才叹息一声，打破沉寂道：“我们都错了！原来还以为皇上英明，一定能象日本明治天皇那样，励志革新，重振中华的。现在看来，那都是幻想。上自朝廷的慈禧、荣禄、刚毅、袁世凯等等，下至省府州县的官僚胥吏，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已经造成了这样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百叠千层，盘根错节，靠一个皇上和几个志士仁人怎能打得破它？！复生、佛尘二师和悟庵等兄弟，都是多么难得的英才啊！可惜死得太早、太不值得了。看来要救中国，今后还得另走一条路才行。”

众人听了，都陷入了深思。停了很久，黄轸才点头答道：“力山兄说的是，今后我们是需要另走一条路才行。日本国小，明治天皇在几位维新志士辅佐下，一旦掌握了中枢，登高号令，全国自不敢不响应，因此很快就控制了全局，走上了兴盛之路。我们中国则地大人多，加上封建恶势力基础又厚，想一蹴而就，

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积弊，看来是不可能的；还需要广结同志，长期奋斗，才有希望。力山兄先走一步，明年我等毕业后，也决心步兄的后尘，到东瀛去，学习他们变法图强的经验，共谋救国之道。复生、佛尘先生和悟庵诸君为国捐躯，虽令人痛惜，但烈士之血决不会白流。只要我们百折不挠，战斗不息，就不信终不能挽救我中华民族于危亡，光复汉物，与东西洋列强一竞雌雄。”

他们正说着话，突然一阵冷风从窗口吹进来，扑灭了桌上将残的素烛。呛人的油烟味顿时弥漫了小小的斗室。望望窗外在乱云丛中时隐时现的苍白月牙，大家才知道天已快亮了，开船的时候就要到了，于是都默默地起身，帮秦鼎彝收拾行装，给这位离国别乡，即将远行的难友送行。

他们每个人都思绪万千，但又找不到什么恰当的话来讲，只是沉默地走着，把秦鼎彝一直送到蛇山头，送到江边。

蛇山头黑黝黝地矗立在江边。山上的孔明灯和奥略楼在拂晓前的夜色中都朦朦胧胧的看不太清楚。大江对面的龟山和鹦鹉洲也都还沉睡在梦里。只有汉口那边还有一片闪闪烁烁的昏黄的灯火。

秋风仍在灰暗的江面上呼啸着，掀起满江哗哗的波涛，不停地拍打着江岸。满天乌云越来越浓重了，好象一座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压在远入天际的长江波涛上，压在武汉三镇千街万弄的屋顶上，给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之感。

天还没有大亮。江边静悄悄的，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只有几个赶早班船的客商，带着行李，默默无声地坐在渡江木船上等候开船。

秦鼎彝上船后，又来了几个客人。客满了，渡江船夫开始收跳板、起锚、升帆，准备开船。木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秦鼎彝坐在渡船舱板上，向黄轸等默默地挥着手。黄轸望着难友渐渐离去的身影，鼻头一酸，眼圈儿也红了。他眼看着那渡江船升起风帆后，那桅杆便被强劲的风吹得斜成了四十五度的角度，正迎着满江的风涛，向对岸江汉关码头迅疾地驶去。他的心头顿时充满了无名的惆怅。

谁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二十几岁的、粗粗壮壮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黄轸，经过这次血的教训之后，从此便在他的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者孙中山先生一道，并肩战斗，连续发动和领导了近十次的武装起义，并在十年后，重新来到这里，在震撼世界、摧毁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战斗中，登坛拜将，成了革命民军的战时总司令。

亲爱的读者，当我此刻提起笔来时，我好象又听到了他那个在午夜中前进的脚步声。历史的道路是迂回曲折、坎坷不平的。就让我们跟着这年轻的革命者的脚步，向前走去，重温一番那充满了血与火、苦难与期望、阴谋与壮图、荒淫无耻与严肃搏斗的时代吧！

第一章 风云初会

多少困难的事儿！多少无眠的长夜！苍天！……但是他已离开，他已运去。

——缪 塞

1

七月，正是日本东京最炎热的季节。热海的海滩上，每天都挤满了赤身裸体的游泳的人群。

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弘文学院校园中有棵大榉树，满树的叶片都被灼热的太阳晒蔫了。叶丛中响着一片好象被太阳烤灼得喘不过气来似的、嘶哑的、懒洋洋的蝉鸣声。

黄轸被选送到这弘文学院来学习，已有一个多月了。

这时，正是午休时间。他从浴室中出来，把刚刚洗过的、湿漉漉的头发披在两肩，打着赤膊，挟着个洋磁脸盆，提着上衣，大摇大摆地向自修室走去。

“唔！”日本学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黄轸停下了脚步。他一看到日本学监那张严肃凌厉的面孔，心里就明白了：学院是不准打赤膊的。但是，他从来就是一个不知畏惧的人。而且，他觉得午休时间洗澡后，打一下赤膊，也

并没有什么过错，便也昂起了头，冷静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同样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唔！”

两只眼睛互相盯视了约十秒钟之久。那学监终于软下来了。黄轸平时优异的成绩，一向遵守纪律的品行，刚毅的性格和此刻坚定的神情，聚到一起，终于挫败了这位学监的冷峻的心。

学监看了看四周，见没有一个人，于是低声说了一句：“下次再不准了呵！”便背着双手走开了。

黄轸挟着脸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自修室，开始穿上衣。

自修室里坐着一个身材矮小、面色微黄、表情刚毅的年轻人，正在看书。这人也是中国留学生，姓周名豫才，字树人，浙江绍兴人氏。

周树人望着黄轸，微微笑道：“董午，在这里，公然破戒，敢于光着身子扬长过院而竟未受到那位怒目金刚训斥的，你恐怕是第一人吧？”

黄轸嘻嘻地笑着说：“午休时间，洗洗澡，不打赤膊怎么办？树人兄，你可真用功啊，午休时间也不歇歇。”

周树人道：“躺着也睡不着，还不如看看书好。你快回宿舍去，我刚从那儿过，见你的贵同乡蔡松坡、陈星台等都在那里等着你哩。”

黄轸一听，就喜得跳了起来。他匆匆地穿好衣服，端起脸盆，往宿舍跑去。

陈星台即陈天华，他是认识的；可是蔡松坡却只是久闻其名，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因此，他还未进门，就连声喊道：

“松坡！松坡！”

宿舍里坐着三个人。

靠窗的那个青年，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身材单瘦，面容

清秀，闻声急忙站起，迎上前来，握住了黄轸的手。

黄轸把这青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才呵呵笑道：“怎么？你就是蔡松坡、蔡锷？我还以为谭复生、唐佛尘、梁卓如先生的高足，鼎鼎有名的长沙时务学堂的高材生，一定是魁梧雄伟的奇男子呐，原来还是个小弟娃嘛。”

蔡锷面色微红，笑道：“董午兄，我也早就听力山兄说过你的大名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倒真的有一种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气概啊！”

黄轸听了，把头一仰，呵呵笑道：“笑话，笑话。我是什么大将军？我只是一个粗人罢了。”

这时，另外两人也都站起身来，上前与黄轸相见。左边那人中等身材，形容朴质，看年纪足有三十来岁，此人姓禹名之谟，字稽亭，乃湖南湘乡人氏；右边那人形容却有些古怪，长长的头发披在肩际，面容清癯，神情有些恍惚，两眼却又时时闪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这人就是陈天华，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贲，是湖南新化县人，现年二十八岁。他们都是今年才到日本来的中国留学生。

四个人都是湖南同乡，异国相逢，倍感亲切。黄轸忙从书桌抽屉中找出一包花生米，一包菲律宾雪茄，招待乡友，陪大家谈话。

禹之谟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烟子，说道：“董午、松坡，你们两位正好都到了。星台最近写出了两部奇文，一部叫《警世钟》，一部叫《猛回头》，读了真令人精神振奋。不信，我念几段你们听听。”说着，他便从衣袋内掏出一个稿本来，翻开第一页，念道：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如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如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们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

陈天华听他念到这里，站起来，一把夺过稿本，笑道：“莫再念了，我这些都是下里巴人的俚语，莫让他们二位文章家笑话。”

黄轸听了，却连声赞道：“好，好！说得痛快透彻。俚语怎么样？俚语就是好。我不是什么文章家，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文字比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八股文章要好多了。”

禹之谟道：“我也是这么说。我们应该尽快地把这两本书印出来，运回国去散发，可以起到唤醒国魂民心的作用。”

黄轸道：“好。我们正准备筹建一个湖南编译社，社址已找好了，就在小石川区久坚町七十一番地。还准备在长沙金线街搞一个分社。现在有了星台这样的力作，是应该抓紧把它印出来才好。松坡，我很早就在长沙《湘报》上读到过你的文章。你是否也来写一点？”

蔡愕微微一笑道：“董午兄的设想是很好的。星台兄的文章也的确很有鼓动力。只是小弟一向缺少文才，很难奉陪。特别